　 　源于渴望的预感

　　1937年7月6日，艾青在沪杭路车厢里写下这首《复活的土地》，诗人预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来临。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，第二天在古老的芦沟桥响起了划破历史长空的枪声。

　　《复活的土地》虽不足三十行，却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大诗。诗人以浑朴如椽的大笔，纯净而庄重的语言，将一个受尽凌辱的伟大民族正在觉醒奋起的姿态和精神，以及诗人自己“拂去往日的忧郁”与苏醒的大地一起迎接战争的欢欣和誓言，如铭刻碑文似的简洁而深刻地构勒了出来。

　　诗人真切的预感，源于他心中关注民族命运的激情。多年积郁在胸中的伤痛、忧患和期待，使他的全身心体验到了历史风云变幻的最细致而敏感的神经。他发现了曙光似的预兆。法国散文大家蒙田把预兆或预言这种现象称之为“内心骚动的影象”和“神圣的灵感”。艾青也说过，预言是“照亮灵魂的火花”，这一闪的火花使他发现了别人还没有看见的新事物。

　　一首大诗，如一条泱泱大河，因为它深沉和宽阔，常常显得异常的平稳和浑厚，听不到流动的声音，更没有闪动的浪花，它的流动所形成的姿态是整体的，自自然然的。《复活的土地》就具有这种深沉而巨大的艺术审美的气韵和冲激心灵的力量。它的语言可以说是素净的散文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，因为任何细碎的形容词在这首诗里都必然地显得太小太浅，就连诗人久久负伤的心和多年遭受的屈辱和苦难，都毫不犹豫地一笔拂去了。然而我们展读这首诗，平静而庄重的词语，仍让我们强烈地感到震撼心魄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，他所显示的气韵与节奏，是那些简单的打击乐器般的脚韵无法办到的，它是宏大的交响乐章。它是一个民族赤热的胸膛和复活的土地深处血的漩流和脉息。

　　从字面上看，《复活的土地》的前三节，是诗人在车厢中眺望青葱的原野时在心中引起的感触，诗人看见繁花和茂草，听见丛林中鸟的歌唱，他祝愿播种获得金色的颗粒，情境是十分的恬静。然而诗人决不是以观赏的闲情描写田园风光，它的每一行素白的文字，都显示着历史的深度和那个时代特有的动荡的气息，预示着土地的复活和民族的觉醒。

　　有论者把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仅仅归结为象征的手法，显然也是不恰当的，因为它整体地给人的艺术审美力量，绝不是一般的象征色彩，从第一节的四行诗起，语义和意向就是十分的现实的。诗的最后的两节，整个情境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加强，诗人诚挚的自白和决心，顿然使全诗昂奋地飞腾了起来，读者的情绪也随之激荡不已，并感悟到土地复活和民族奋起的喜悦，以及迎接战斗的严峻的意义。　　(牛汉)